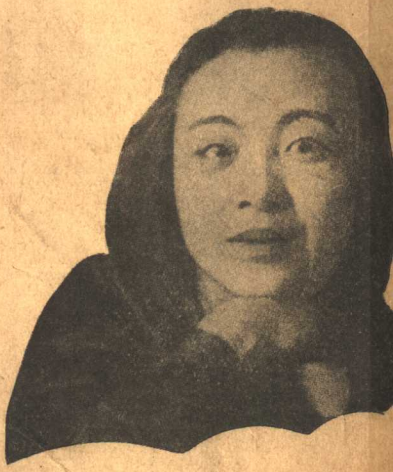
良友文學叢書之十

玲丁記



沈從文著

玲丁記

沈從文著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4

No. 292

一九三四，一，十 付排
一九三四，九，一 初版
一九三五，六，二十 二版

1———4000
4001———6000

版所翻必
權有印究

實售大洋九角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九十七號

文學叢書

趙家璧編輯

第十種

司公總友良

路川四北海上

司公友良省各

重慶 廣州 紐約 梧州 汕頭 漢口 北平 南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女作家丁玲女士

本書作者

二十年六月在青島寫作本書時攝

良友文學叢書之八

離婚

老舍創作

作者是中國特出的長篇小說家在獨創的風格裏，蘊蓄着豐富的幽默味。本書都十六萬言，作者自己在信上說過：「比貓城記強的多，緊練處更非二馬等所能及。」全書最近脫筆，從未發表，是一九三三年中國文壇上之一大貢獻。

三百二十餘頁
黃道林紙精印
軟布面洋裝訂
每冊大洋九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二角半

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

良友文學叢書之七

母親

丁玲創作

這是寫前一代革命女性的典型作品。作者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爲背景，敍述自己的母親在大時代未來臨以前，以一個年輕寡婦，在舊社會中遭遇了層層的苦痛和壓迫，使她覺悟到女性的偉大使命，而獨自走向光明去。

全書多十餘萬言洋裝布面乳黃道林紙精印每册大洋九角郵費國內二分半國外二角半

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

良友文學叢書

(1)	(2)	(3)	(4)	(5)	(6)	(7)	(8)	(9)
魯迅譯	何家槐作	巴金作	魯迅譯	張天翼作	蓬子作	丁玲作	老舍作	施蟄存作
豎琴	曖昧	雨	一天的工作	一年	剪影集	母親	離婚	善女人行品

良友文學叢書

(10)	沈從文作	記丁玲	(11)	老舍作	趕集	(12)	陳銓作	革命的前一幕	
(13)	張天翼作	移行	(14)	鄭振鐸作	歐行日記	(15)	靳以作	蟲蝕	
(16)	茅盾作	話匣子	(17)	巴金作	電	(18)	侍桁作	參差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一九二三的春天，北京的春雪還不消融，大街小巷各處皆黑泥白雪相對照，天空中有「一塊瓦」風箏飄揚，我在北京西城所住的一個公寓裏，認識了一個圓臉長眉大眼睛的女孩子。當我們把話談到各人所生長的地方時，我告給她我的家鄉在鳳凰縣，她似乎微微驚訝了一下，她隨即告給我她原籍是安福縣，我也驚訝了一下。

這兩處地方，相去約一千里，因過去發生過一件事情，在兩人心中，把兩方面的距離似乎皆縮短些了。

是這樣一件可笑的事：

民三至民五這幾年中，有一年中國長江中部發生了內戰，湘軍用「援鄂」的名義，由岳州開了若干軍隊過湘北省境。同時在鄂西方面，湘軍與鄂軍發生了接觸，由于戰爭與換防兩種原因，湘西沅水下游各處地方，便發現了些執刀使棒稀奇少見的隊伍。這是些前清綠營的軍勇。這綠營部隊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滅，當時還殘餘六千人左右，保持在苗鄉深處鳳凰縣別名鎮筸的地方。這隊伍平時有牠固定的責任，從不離開原有的防地。這種軍隊又名爲「筸軍」，一個明於近三百年軍事史的人，當記憶得出「筸軍」這個名稱，在這個名稱下面還附有勇敢，直率，耐勞，守法，各種美德的記號。凡屬于這個部隊種種受

人尊敬處，到如今尙一面保留在各人記憶中，一面也仍然爲那個軍隊的基本道德同信仰。這軍隊原本近于世襲的戍卒，其中分子包括了各個省分移來的人民，京中貶謫的官吏，與俗同化的苗人。因爲制止苗人的叛變，在萬山重疊地方築一堅固石頭的小城，彷用大石疊就數百碉堡，分布四境，這數千戍卒，便從乾隆中葉起始，一直駐紮到這個地方。牠的用處只在制壓苗民，牠的給養除了按月由那方面派人坐了一隻明油黃色大船，從辰河下駛，揚帆洞庭，直抵長沙，向省政府方面領取若干銀塊攜回以外，就全賴當年從苗人方面所沒收的土地，轉租苗人，生產糧食，分配給有兵役的人家。

但算軍爲世所稱，却由于太平軍與淮匪回匪的變亂，附會左湘軍

之一翼，轉戰各處而得名。當年率領這一羣戍卒子弟，各處作戰的，爲筭人田興恕。數十年後，用湘西鎮守使名義，統率這數千健兒出師援鄂的，也就是那個出身行伍爲筭軍獲得無數光榮的田姓軍人第三兒子田應詔。

關於這次援鄂的動機發動以後戰事的情形，以及其後結束的原因，我那時因爲年齡還小，對于這種事不很明白。但我有一個學習繪畫的哥哥，他當時却在那部隊中作小小軍佐，跟隨了一個團長，到過安福縣。他在那小縣城中住過一夜。他告給我隨了部隊開進安福縣城時，就住在大戶蔣姓家中，同一個戴姓參謀，睡在那人家小姐繡房裏，兩人躺在一鋪鏤花楠木大床上，在燈光下爲一幅趙子昂畫的白馬

發癡出神。兩人既學過點舊畫，且能鑑賞舊畫，皆認爲那是一個寶物，却仍然儘他靜靜的掛在牆壁上，彷彿不知道這畫同別的畫幅一樣，設若捲成一軸，攜帶時也十分方便。第二天臨開差時，那畫還好好的掛在牆壁上，各人因爲歡喜牠，不忍就此離開，便各在那畫幅角隅，題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年月。他們既已接到向前開拔的命令，當時便離開了那個地方。可是到第三天部隊退回原處時，方明白先前部隊一經開拔，當天就來了另外三營直屬「辰沅道」的屯務軍，在胡塗混亂情形中，把縣城中大戶完全掠光了。前面的作戰去了，後面塡防的反來搶掠，說來眞是一件極不光榮的事情。因這不名譽的案件，雖然卽刻殺了兩個軍官同一些胡鬧的軍士，但終成爲「算軍」一個黴點，

同篔人平時的軍譽極不相稱，故不久之後，那三營兵士的統率者，就被田姓軍官撤了職，那三營隊伍，也全部解散了。

篔軍從乾隆到如今，引爲羞慚的，應當是安福縣那次事件。但開擴了眼目，篔軍引爲奇蹟一現的，也應當是那次事件。我還記得十分清楚，此後有自前方回來的兵士，手中托了一個大容一升翠潤明瑩的綠色玉椀，從街中過身，想賣三十串錢，却找尋不出一個主顧。有人問他這椀的來歷，軍人既從不撒謊，就老老實實告給人，這椀如何從安福縣取來的。兵士帶回這椀的用意，原只是拏回家中養點金魚，到家中聽說可以賣錢，方拏出賣錢。但當時掠來合用的東西太多，這玉椀在本城并無用處，到後還只二十串錢便爲一個行路人帶走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